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当代建构研究*[1]

孙岩　索朗白姆　李欢　肖瑜　张哲

【摘 要】:本文针对四川西北部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形式特征，基于传统主室空间的建构元素及逻辑构成，根据当前民居改造的系列现状，提出了传统空间元素的活态延续、传统精神空间与文化内涵完整继承的建构策略，尝试探索当代羌族主室空间的建构方法。

【关键词】：羌族；主室空间；建构研究

【中图分类号】： K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7）06－0170－5

一、研究背景

羌族在我国民族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羌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岷江上游地区的茂县、汶川、理县以及北川县等地是羌族历史、文化以及建筑保存最为纯正的区域。近几年随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推进了该地区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改造步伐。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保留了传统羌族建筑独特的片石墙和立面形式。但在建筑内部空间组织上，由于缺乏对当地的历史传统与生活习惯的尊重，忽视了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使用习惯与建构方式，造成传统民居空间所蕴含的地域性、民族性与宗教性特征正在逐渐消亡。（图 1）

图1　羌族传统建筑

羌族传统建筑主要包括邛笼屋、坡顶板屋、碉楼民居以及官寨。在这些建筑中都有一个大的房间被称为主室，俗称堂屋[1]。

[1] **基金项目:**四川风景园林艺术设计工程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2015YB01）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51508468）成果。

作者简介:孙岩，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59；索朗白姆，西藏大学副教授，西藏　拉萨 850012；李欢，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肖瑜，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张哲，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市规划学院助教，四川 成都　610059。

主室是羌族民居建筑室内空间的核心，其余的房间都围绕主室展开。同时主室也是羌民族最主要的活动空间，基本上一家人所有的日常活动，不论是会客、吃饭、宴请以及家人团聚都在此空间展开。主室的功能融合了现代居住建筑中客厅与厨房的功能，但是它又不仅限于这些功能。

羌族是泛神信仰民族，其主室空间建构方式还与其宗教信仰紧密关联，其中设于主室内的火塘、中心柱、角角神位是其主室空间内重要的宗教特征，主室在具有使用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宗教与精神上的功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羌族传统民居建筑改造过程的不断加快，其主室空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的使用功能已经被的厨房、餐厅等新的功能空间所取代，另一方面它所承载的民族、宗教与精神的功能又无处安放。“如何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保护、发掘、提炼、继承和创新”[2]，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总结主室空间元素及其空间建构逻辑，形成其空间组织的原真性建构模式语言，进而提出能够体现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民族与宗教特征的可持续发展建构策略。

二、羌族传统主室空间的建构

主室是羌族传统民居中的核心空间，火塘、中心柱、角角神位是建构主室空间的重要元素。

（一）传统空间建构元素

1. 火塘

羌族原为游牧生活方式，居住在帐幕之中，到达岷江流域一带后逐渐定居，但由于气候原因以及民族文化遗存，在建筑主室中央均修建有一个火塘。火塘之火一年四季不灭，平日用来烧水、煮饭，夜间用来取暖、照明。日常生活中全家人按照辈分排序围坐火塘周边，火塘成为了家庭生活与文化的中心，因此火塘被羌民族赋予了宗法伦理的神性内涵，也成为主室中最重要的空间元素。（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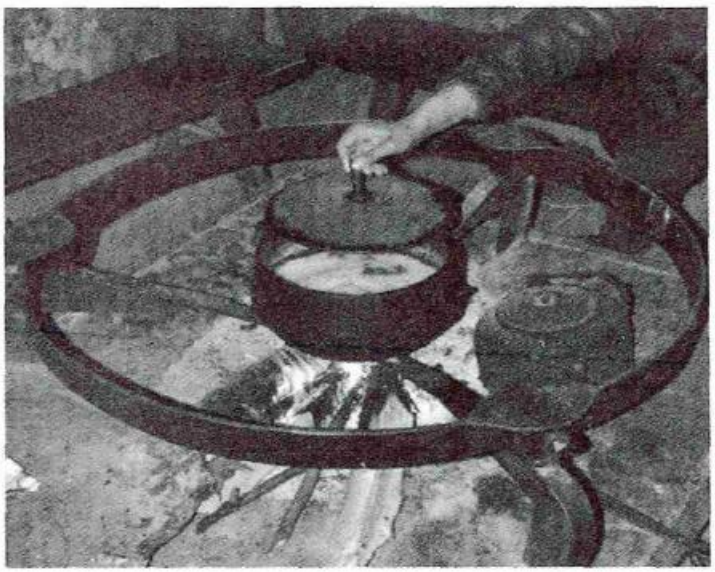

图2　火塘

羌族传统建筑中的火塘没有固定尺寸，但多为边长 1 米至 1.5 米的正方形，火塘周边为石砌或条木围合而成，在火塘内置放铁三脚架或锅桩石，上方吊挂煮饭用的铁锅铜壶，在火塘正上方一般设置通风天井或烟囱用以排出烟尘。由于火塘通常在主室轴线交汇中心，具有神崇拜的内涵，更是室内活动中心的中心。因此，其位置实际起到支配整个主室空间陈设物的核心作用，它和中心柱相辉映，主宰了主室的家俱诸物布局[3]。

2. 中心柱

羌族民居的各种类型中，都存在一种独特现象，即在主室内的中央竖立起一根支撑着木梁的木柱[4]。这些立于主室中央的木柱即为中柱，羌族俗称“中心神柱”。这些中心柱支撑着木梁，起到一定的结构作用。羌民族起源于西北游牧民族，古时多以帐幕为主要居住形式，中心柱作为原始帐幕的支撑柱也就成为其居住空间安全的关键。随着羌族逐渐定居和建筑方式的转变，中心柱作为羌民族的一种集体意识遗存保留下来。

羌族传统民居中的中心柱在起到部分结构作用的同时，更成为了精神上的寄托。

中心柱是羌族家庭中极为注意而忌讳之处，不可随意触碰，不少地区还把中心柱当做家神祭祀，逢年过节还需祭拜中心柱神，因此羌族主室空间的中心柱有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意义。

3. 角角神位

羌民族是一个泛神论的民族，宗教的影响力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影响非同一般。在主室空间中另一个具有空间建构影响力的就是角角神位。角角神是羌民族供奉的家神，用来保佑一家人平安幸福，是家庭的镇邪保护神。在羌族传统民居中，角角神位一般放置在房屋入口正对的主室屋角处，与房屋入口形成一个斜向对视关系。角角神位设置在主室屋角的同时一般还设置有神龛、香案等，成为羌族主室空间中最为明显的宗教空间。

（二）传统空间建构逻辑

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房屋入口正对主室内的角角神位，入口与角角神位形成一个斜向的轴线关系。火塘一般位于这个斜向轴线的中心，中心柱临近火塘也在这根斜线附近布置，因此在主室空间中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斜向轴线，这跟斜线也就成了控制主室空间的关键，整个主室空间的布置都是依据这根斜向轴线展开。（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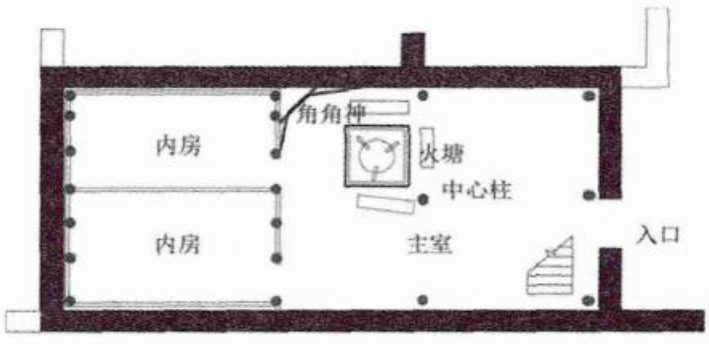

图3　一般民居主室布置平面（羌锋寨汪宅）

中心柱、火塘、角角神三点一线主宰着主室空间，主室空间又决定着民居空间，平面直接影响空间形态。[3]羌族传统民居这一空间建构方式不同于汉族建筑的中轴对称布置，在其他民族中也未见到，这种按斜向轴线布置的空间组织方式，是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建构逻辑中最为显著的特征。

三、羌族主室空间建构现状

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中的建构元素，火塘、中心柱、角角神位以及它们的斜向轴线建构逻辑，构成了羌族主室空间的显著特征。随着近年来羌族地区的发展，在羌族传统民居建筑改造过程中，主室空间呈现出了以下的发展趋势：

一是随着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在近年来羌族地区民居的改造过程中，火塘的一部分使用功能慢慢被新增的厨房、餐厅所取代，火塘的存在已经逐渐弱化，它更多的成为一种取暖习惯的沿袭，失去其在传统建筑中文化以及神崇拜的显著地位。

二是在羌族地区民居建筑改造中，羌族建筑传统的片石砌筑与土木结合的结构形式已经较少采用，现代的砖混结构以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开始大量的应用，中心柱的宗教与文化意义已经被结构柱的工程理性逐渐取代。

三是角角神位在羌族建筑中仍然保留，但它也多融合到家具布置中去，或者成为家俱的一个转角部分，已经慢慢融入了家庭的装饰，虽然其家庭祭拜的功能仍然存在，但已经与家庭生活的精神需要渐行渐远。（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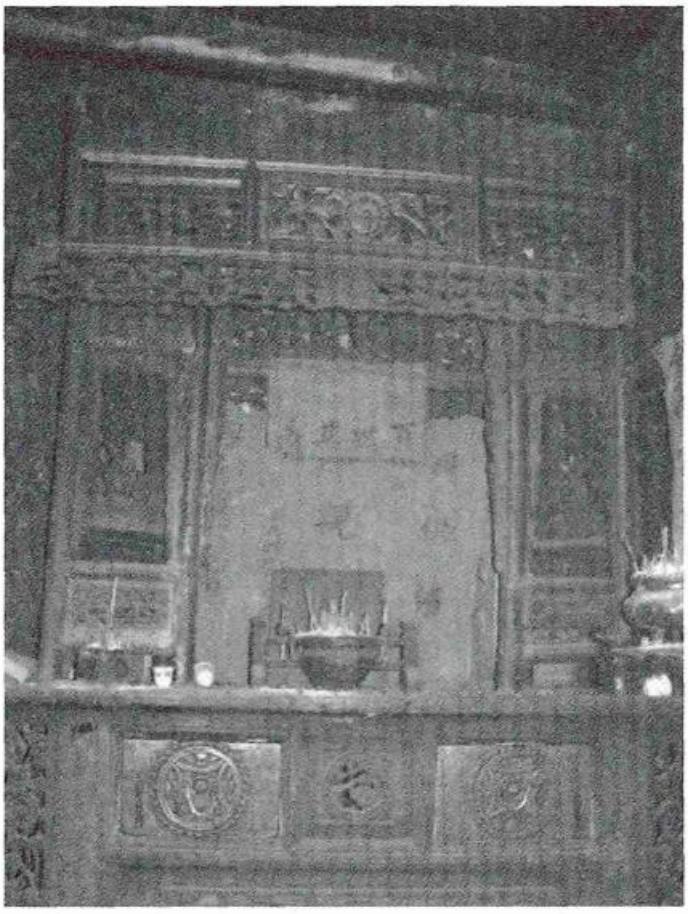

图4　角角神位

四是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中的斜向轴线关系仍然可以看到，但这种关系也仅由主室入口与角角神位形成，因为火塘、中心柱的变化，这个独特的轴线已经不再成为主室空间布置的主宰，更多的变成一种空间视觉的联系。

五是火塘、中心柱、角角神位这几个重要的主室空间构筑元素，是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的文化与宗教精神所在，由于它们的逐渐弱化，造成在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中，羌族最为重要的精神空间与宗教场所的弱化与消失。

根据以上现状可以看出，新的功能需求、新的建筑技术的采用，对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也带来了新的发展，但这种新的发展缺少传统空间的建构智慧，忽视了空间蕴含的民族历史与宗教文化，缺失了对传统文化特色的传承。

四、羌族主室空间当代建构探索

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建构模式是羌民族千百年来的自我选择，这种选择蕴含了对当地的气候、人文、宗教、民俗等的呼应，是羌民族在当地综合经济技术水平和宗教民俗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建构智慧。在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过程中，应探索出继承和发展这种建构特征的智慧。

（一）空间建构的活态延续

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过程中，对主室空间建构的继承应该选择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延续方式。应力求还原真实的生态环境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探索一种“活态”的保护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构筑起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建筑、空间形式，使羌族的文化能够“原生态”地得以延续和发展[5]。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只有通过这种“活态”的、“原生态”的改造延续方式，才能在满足新的生产、生活条件下，赋予主室空间新的生命力，才能使得这些传统空间建构特征得以延续和发展。

（二）精神空间的完整建构

在对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过程中，对于物质形式的继承较为关注。但对于精神上、文化上的空间建构确很少受到重视，并且往往因为生活条件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对这种不可见的控制因素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破坏。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斜向轴线，这根斜向轴线即控制了房间入口、角角神位、火塘、中心柱几个空间元素的布置，同时也串联起了主室空间中的宗教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构筑。在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中，这根斜向轴线即是物质文化传承的重点，也是空间建构及精神建构的重点。因此，应对主室空间进行物质与精神一体的、完整的空间建构与继承。

（三）建构策略的当代探索

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进行提炼、抽象、转化再落实到具体形态上[6]。提炼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建构模式，在主室空间的当代改造中采用合理的方法，对建构元素、建构逻辑进行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与延续。

1. 功能的活态延续

中国西南甚至东南亚许多少数民族民居内，火塘依然占据了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形成家庭的空间秩序[7]。羌族聚居地大多处于高山峡谷地带，属于典型的高山寒冷地区，对冬季取暖的要求尤为重要。当前羌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没有条件采用集中供暖或电力取暖，使得当代火塘的延续具有了现实的需求。通过采用现代建筑技术对传统火塘进行改造，即可解决具体的生活与功能问题，也可延续羌族传统的室内火塘文化，实现了这一传统空间建构元素的“活态”延续。

2. 现代建筑技术的应用

现代建筑技术也可以应用于主室空间的改造，在主室火塘的延续与改造中，可以采用现代成品片石或砖砌筑材料以增加其安全性。在造型上更可以通过砌筑方式表现传统火塘的建构形式，这样即满足了对火塘及其形式的继承，也消除了人们对保留传统火塘安全性的担忧。中柱普遍存在于云南古羌支系各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几乎可以成为他们的建筑中不可或缺的标识[8]。在中心柱的改造中，对于起到结构作用的中心柱，可采用新的建筑材料，如钢筋混凝土柱对中心柱进行结构替换；对完全不起结构作用的中心柱，可以仍然采用原木质建筑材料，对其进行防腐与防火处理后继续使用。这种现代技术及材料的应用，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技艺相融合，实现了羌族传统民居建构技艺的“原生态”继承。

3. 宗教性的装饰融合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羌族家庭的室内装饰与家俱也越来越多，角角神位与中心柱也可以摆脱独立的形式，选择跟家俱或者装饰融为一体。角角神位可以融入到转角的家俱布置中去；中心柱则可以进行饰面装饰处理，突出其在主室空间中的装饰性与文化性。这种宗教性与家庭装饰性的融合方式，即保留了传统的精神需求，也带来了新的建构形式，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建构探索。

五、结语

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是羌族建筑的核心，蕴含了羌民族长久以来应对自然气候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建构智慧，更是羌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在建筑空间中的浓缩。当前，随着羌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族旅游业的发展，羌族传统民居的改造不断加快，传统的空间建构模式在面对新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时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

本文通过对羌族传统民居主室空间的建构模式进行研究，在羌族当代主室空间建构的现状基础上，对新的建造工艺、新的建造材料如何与传统建筑进行融合，传统的建筑及空间建构技艺怎样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建构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对传统空间元素的活态延续、对传统精神空间与文化内涵进行完整继承的建构策略，探索了当代羌族主室空间建构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李先逵. 中国民居建筑丛书——四川民居 [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313—319

[2] 吴良镛. 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 [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 季富政. 中国羌族建筑 [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266，11.

[4] 季富政. 羌族民居主室中心柱窥视 [J]，文物研究，1998（08）.

[5] 舒波、邱健、石春初. 悉心呵护地域文化 多维并举重塑民族家园 [J]，建筑学报，2010，（09）.

[6] 郝占鹏. 基于灾后重建探索羌族文化的建筑表达 [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0，（06）.

[7] 汤诗旷. 苗族传统民居中的火塘文化研究 [J]，建筑学报，2016，（02）.

[8] 刘朦. 云南古羌支系各族建筑中的中柱起源探析——主要以彝族、藏族为例 [J]，理论界，2015，（03）.